

读书有味

当文字燃烧成火焰

·遇见·

沙漠里的樟子松

陈四长

陕北的4月,天高云淡,是一年里最宜人的季节。我去榆林出差,顺道到定边县十里沙,看望老朋友、治沙英雄石光银。20多年前,我因撰写陕北榆林地区治沙纪事,曾经采访过石光银,从此与老石相识相熟。那篇报告文学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。

见到老石时,他刚从植树的工地回来,衣袖上、裤脚上沾满了沙尘。从春分那天开始,他和治沙公司的工人们一直在沙窝里忙碌。这一次,他们要栽植樟子松1.6万余株、臭柏6000余株。老石告诉我,经过这么多年的繁育,他们这里成片的樟子松已经有5万余亩。

太阳山,是十里沙面积超万亩的一个大沙丘,沙丘高度38米。山下有一人工湖,名西湖。沿着树草杂生的边坡,石光银带我登上太阳山。山上,茂密的樟子松林让人眼前一亮。那些高耸笔直的樟子松,就像是列队的士兵,一眼望不到头。灰褐色的树干上,清晰的树轮沿树干而上。伞塔状的树冠,仿若硕大的雨伞遮蔽了天空。林地里,树影斑驳,阳光从树叶缝隙间透下。针叶沉积的腐殖层、生成的苔藓以及野草,让地表变得松软。

石光银抚摸着棵棵樟子松的树干,对我说:“樟子松是速生树,一年能长40厘米以上。从树轮看,这株樟子松已经10多岁了。”就像是谈及自家的孩子,他的言谈中满是欢喜:“樟子松可是好树哩!耐寒、抗旱、耐瘠薄,适应性强,在北方干旱沙漠里给点水就能生长。与其他乔木相比,樟子松是常青树,根系大,寿命长,一般寿命在150到200年。”的确,沙漠里有樟子松,四季就都有了绿色,冬天的沙漠便不再萧条。

我理解老石对樟子松的情有独钟。我年轻时曾在榆林地区工作过14年,对陕北早期的沙漠治理有所了解。那时,乔、灌、草相结合,树种主要是杨树、旱柳、柠条、紫穗槐、沙柳一类。这些树都是落叶树,一到冬天,树叶凋零,沙漠里便没有了生机。樟子松从东北来到毛乌素落户,给塞外荒漠的四季特别是寒冬带来了绿色。一生与树结缘的石光银咋能不喜爱呢?!

这次来定边,本来已订了县城的酒店,可老石执意让退了,让搬到他的治沙公司来住。老石说,他晚上也住在公司,咱们好在一起拉拉话。

治沙公司在沙区农村,夜晚静极了。老石坐在我对面,和我聊起樟子松引种育苗和栽植的事来。

“定边以前没有樟子松。1996年,我们从东北引来种子,第一次在定边搞樟子松育苗,总共育了5亩。”老石娓娓道来,“开头缺乏经验,出苗率不高。我们派人外出学习,请林业技术人员过来指导,从育苗到栽植,一切按规范操作,终于取得了成功。”

有心人处处用心。从这次育苗,石光银学到了很多。就像当年去外地学习障蔽治沙一样,每一个细节都让他眼界大开。“樟子松育苗有大讲究哩!”老石告诉我。苗圃地不能用重茬地,土壤要绵黄土,而且要用营养袋育苗。苗圃管理要及时防治病虫害,及时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。幼苗生出2个节时最关键,一两天就得打一回药。浇水要用洒壶,不能大水漫灌。长到3个节时,先移到大的塑料盆,培养到苗高50厘米以上再栽到地里……

我津津有味地听石光银讲着他的樟子松。他讲的这么多,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学问,虽说都是技术层面的,但在我听来非常新鲜,而且很有趣,一点儿也不枯燥。尤其从他嘴里说出,还特别带着一种生动。

应我的要求,翌日早饭后,我们

一起驱车进入狼窝沙、十里沙。这片曾经一望无际的荒漠,现在全部被葱茏的林木覆盖。车子在无边的林海中穿行,一片片蓬勃的樟子松、新疆杨、旱柳、云杉和灌木丛从眼前闪过。老石一边指着那些树,一边告诉我,狼窝沙、十里沙、南海子方圆百里,现已全部得到治理。

从1984年首次承包3500亩荒沙,到今年,整整40年了。40年来,石光银和他的伙伴们,承包治理了南海子农场、长茂滩林场、圪塔套、长城林场等25万亩荒沙和碱滩地,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起绵延百余里的绿色屏障,创造了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。石光银以他的杰出贡献,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

“近些年,我们重点搞林地更新。”老石说,“一些林木,经过几十年时间,出现树种退化和自然死亡。我们结合补栽,选择樟子松等常青树作为更新树种,使十里沙的林木结构得到了实质性优化。”说起治沙种树,老石如数家珍。

正午,我们来到石光银的家乡圪塔套,登上一个叫紫银山的山岗。山上有座真武庙,如今庙的周围生长着成片的樟子松和臭柏。从山上极目远望,明长城内外,莽莽苍苍的林海一片辽阔。听老石说,这里原来都是荒漠和盐碱滩,一棵树都没有,一年还总有几次沙尘暴。“那时的圪塔套,只有六七户人家,一年年在沙里刨食,沙撵人走,我父亲曾因此搬过9次家。联户承包治沙后,一年一年人撵沙退,造出了这片绿洲。”这真让我想起,当年为了治沙,老石也曾多次搬家,从圪塔套搬到南海子,从南海子搬到四大号,又从四大号搬到狼窝沙、十里沙。人说穷家难舍、热土难迁,老石他们感到高兴。春天时,我所见到的辛勤忙碌,终于有了满满的收获。老石还说,今年秋季,他们主要搞林地补栽,给2000多亩稀疏老化的林地补栽上了樟子松。

也许,石光银就是沙漠里的一棵樟子松。

因为生活的不断变化,我从最初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写作,转向更加便捷的诗歌写作。在情感深处,我对于文字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。而这种生活和写作的相互结合,意外地为我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。在5年送外卖的工作间隙,我写下了3000多首诗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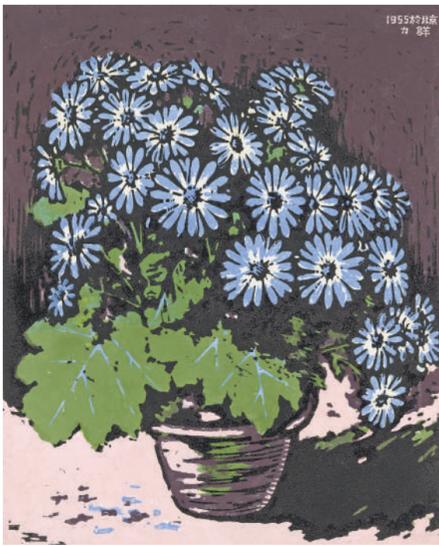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常说,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,当然也需要一份幸运,而我恰恰就是幸运的那一个。2022年,我的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诗在网络上迅速走红,引发了媒体和出版界的关注。生活从此迅速为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,至今我已经出版了3本诗集,也对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今年56岁了,随着身边老一代人的不断退出,愈发感觉文字成了不可替代的依靠。当我记录下那些逝去的人的名字,每一个笔画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,是生命里的魂牵梦绕、依依惜别和万般不舍。如果我是那道光,被写作拧亮了开关,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照亮一条路,用尽自己所有的能量。

王计兵

写完之后,我会把稿子扔进厨房的灶膛,成为第二天早上烧火做饭用的引柴。当那些文字燃烧成火焰,我在心里告诉自己,谁说文学无用,它如此火热、跳跃,提供给我“一日三餐”。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只写作不投稿。谈起那些过往,有人会问我,可惜吗?我想说,人生没有一段经历是白费的。即使有些日子,我们一无所获,那也不是真正的空白。那些空白,是为了未来更好地书写而预留的纸张。

就这样,我一面生活着,一面写着。把生活过成一种固体的形状,把爱好变成液体。当它们相互纠缠,就形成了我生命里的山水。2018年,我成为一名大龄外卖小哥。因为工作原因,争分夺秒的生活无法给我的笔墨写作提供时间。我便改变方式,用语音去写作。在等餐间隙,甚至是等电梯的瞬间,一旦灵感触发,我都会快速地留下一段语音。当安静下来时,再把这些语音转换成文字,整理成一首首诗歌。



版画《瓜叶菊》,作者:靳尚谊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人间辣味

漆宇勤

写下“辣椒”二字,一种微微的刺痛便从舌尖开始扩散。的确,辣是痛觉的某种移情而不是纯粹的味觉。然而,喜欢吃辣者或对吃辣跃跃欲试的人们,定然遍布大江南北。

在我所生活的赣西萍乡,菜肴烹饪里几乎无物不辣。这里的人有着楚文化的彪悍基因,爱吃辣、辣不怕;人们既生活在丘陵山区,更常下到潮湿矿井劳作,要吃辣、怕不辣。家庭主妇与餐馆的厨师,会根据季节选用辣椒或干红辣椒烹调菜肴,可谓“无辣不成席”。

萍乡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辣?似乎已经不可考了。史料上说,辣椒大概在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不过,最初的辣椒并没有被用来食用,而是作为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。明代医学著作《食物本草》就将辣椒作为药材列入其中。而这种色泽鲜亮的果实,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来说极具吸引力。在一些地方志中可看到,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,关于辣椒的记载多是“色红鲜可观”“多蓄作盆玩”。江西才子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中也提到辣椒和辣椒花,将其置于一系列开花植物中,显然是用来观赏的。

据史料记载,直到清康熙年间,辣椒才开始被端上餐桌。之后又经过漫长的时间,才在贵州、江西、湖南等地慢慢形成饮食习惯。这些地方几乎都山岭众多,气候湿热。人们在劳

作时处于潮湿的环境中,辣椒兼顾了口味与药用,可以很好地温中祛湿、下气消食。

去富阳,以为乘高铁至杭州就可以。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区。友人告知可直达,网上查询,果然北京南站至富阳西站每天有一班车。订票后,突然生发疑惑:富阳西站——小小的富阳,是还有另一个火车站吗?从富阳西站出来,坐上车,一问司机,真的另有“富阳站”。不愧是江南富庶之地,在旅馆住下。翌日,早起,出门闲逛,看看陌生的富阳。正是金秋时节,不冷不热,温润的空气中隐隐含有草木香味。干净的街道近乎一尘不染,那种“干净”,甚至可以呼吸来感受。

迫不及待去看富春江。富春江大名鼎鼎,元代画家黄公望曾在江边隐居7年,创作出著名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富阳也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家乡。因为富春江、《富春山居图》、郁达夫,富阳愈发散发出厚重的文化魅力。

说起来,富春江和我家乡安徽颇有渊源。发源于安徽黄山的新安江,经浙江淳安、建德,往东,流经桐庐、富阳。桐庐、富阳这一段为富春江。再往东,流经萧山区

时处于潮湿的环境中,辣椒兼顾了口味与药用,可以很好地温中祛湿、下气消食。

辣,似乎也是这些地方的人们群体性格的某种提炼。像辣椒一样火辣辣,性格刚烈、火热决绝,遇事果敢勇猛。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,人们勇于将生死置之度外,冲在前面。比如我所在的江西萍乡,这片土地上,就先后爆发过萍浏醴起义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、秋收起义等多次著名的革命斗争。

不过,虽说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人都能吃辣、爱吃辣,但每一地的辣又有各自独特的韵味。湖南菜的辣是香辣,贵州是干辣,云南是酸辣,四川是麻辣,而江西是鲜辣——当中尤以萍乡菜为代表。

在萍乡,辣椒很少单纯作为一种调味品,而是作为重要的食材入菜。这样一来,辣椒和其他食材在锅里交融,各自保持着本来的味道。这不同于有些地方的辣菜,油煎爆炒的辣味呛过其他食材的味道,或其他食材的味道盖过辣椒。在萍乡菜里,所有的食材都不是点缀与陪衬,而呈现出鲜香本真之味。

在此基础上,萍乡人更使用辣椒和各种肉类原料配伍,形成了风味互补、相得益彰的“萍乡小炒”。这些肉类食材中,以萍乡腊味最突出。辣椒配腊味,是“萍乡小炒”的重头菜。当辣椒与腊味相遇,便成了人间美味。这种“萍乡小炒”,辣得韵味悠长,辣得淋漓尽致。

在我看来,腊味是内敛,是将某种滋味向内收敛的沉淀;而辣味是外向,是将某种滋味向外释放的迸发。腊味适宜冬天的收藏,而辣味适宜情绪的散发。当人间辣味逢腊味呢?那就是寻味萍乡的最佳境界了。

富春江上

沈俊峰

闻家堰,就是钱塘江了。

奔腾的江水让人心潮澎湃,可我却没有居高凌空认真感受过。那年去上海,朋友特意将晚餐安排在外滩。窗外,黄浦江上灯火璀璨,船来船往。然而与江水近在咫尺,所赏不过是眼前寸景。也多次乘汽车或火车从江上越过,皆是匆匆一瞥。在飞机上倒是鸟瞰过,不过距离太远,少了那种令人震撼的气势。

这次,终于来到富春江。观富春江,怎么看个观法?

登鹤山,来到“春江第一楼”。“第一楼”三字吊足人的胃口。朋友介绍,这是鹤山的标志性建筑。说是楼,规模并不大,或许是受山势局限,显得精致、小巧,是南方见惯的飞檐翘角风格。

勺子碰锅沿,那天,和爱人吵了一架,从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到人生观,各执己见,谁也没说服了谁。不知怎么,我脱口说出:“人生,是一场采蜜的过程。无论过往有多苦,生命最终还是要酿出蜜来。”爱人突然叫了暂停:“你先把刚说的话记录下来,免得吵完架,这些‘金句’就忘了。”我们的争吵戛然而止。然后我开始反思,向她道歉。满天的乌云烟消云散。

这是我们生活中文字产生的力量,不仅对我,也影响到我的家人。我一直喜欢写作,久而久之也影响到家人,即使是在争吵中,仍记着那些“金句”的迸发。于我而言,没想到,文字的力量居然能及时修复我和爱人之间偶尔产生的缝隙。

对于文学,我有过许多比喻。如果生活是苦的,文学就是药后服下的一颗糖,糖的甜蜜会贯穿所有的岁月。文学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场大雪,尽管不能改变什么,但绝对会让我变得精彩。

不同阶段的经历,让我对文学有着不同的感受。1988年,我第一次远离故

事羊肉贩运批发。忙中偷闲,他还读书写作,发表了不少作品,追逐着文学梦想。骤然觉得,美食街上不仅有美食,更洋溢着热气腾腾的人生。

怀揣暖热走过星火路美食街,沿路西行,很快就到了楼阁峥嵘的历史街区。古时设立在此的县衙,旧制遗存犹在。南北向500米的府前街上,中山塔塔昂然耸立;一桥横跨,镌刻“三思”。如今旧衙完整保留,就地改造为文博中心,非遗、名人、城市展览三馆合一,历史、当下、未来呈现三位一体。

非博物馆,一棵古柏苍劲的银杏迎面矗立,片片银杏叶镀金溢彩。银杏树乃泰兴市树,城中,房前屋后簇拥成群,大小公园里顶天立地,扎根在泰兴人心田深处。非博物馆内,最聚人气的是方言展区。泰兴方言属江淮官话泰如片,拗口难懂,多位乡人倾心钻研,出版解读著作多册。当中,蔡敦康先生奋发十余载,收录词条6900多条,逐一注释。只见一位年轻的父亲正引领女儿练习发声:果戾,读gǎo zè,泰兴方言中是“东西”的意思。果戾乃古语,由太阳从东升到西落会意演绎而来。又见一群老人见字生情,轻声和唱起故乡童谣。一个人走得再远,终究乡音难忘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名人馆里,群贤毕至。100多位乡贤,或以人物雕塑或以图片方式亮相,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、名臣、状元,到当代的航天专家、地质学家、文学家,各行各业,各尽其才。

走出文博中心,回眸墙上“走过千年,依然泰兴”8个大字,不由为故乡敬畏历史的执着、善待乡贤的自觉而感动。出广场左拐,一脚踏进这座城的文脉积淀。从宋绍兴年间到清末,大成殿、奎文阁、鲲鹏池等古建筑修葺完备。嘉树园池澄澄如镜,似可照见园主人明代季寓庸的容颜。季寓庸喜好书画和收藏,其子季振宜为藏书大家,更编纂唐诗700多卷,为康熙钦定的《全唐诗》提供了详实底本。清咸丰年间,时任知县金以诚在外敌逼近的情况下,带头捐银,在嘉树园如期落成襟江书院,确保考生安心迎考。这段历史由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书写刻进碑文,至今保留在复建后的书院。新中国成立后,泰兴中学赓续文脉,创立于书院遗址之上,几十年来为家乡培养了大量人才。

在江苏沿江县级城市中,泰兴常跻身江北第一方阵。底气来自何方?三言两语难尽,或可从人文角度解析一二。那日,走进城南澄江门遗址公园。当年,修复工程耗用砖头10万块,6万多块来自民间征集和百姓捐献,砌筑采用传统工法,修旧如旧。众志成城,凝其形更铸其魂。不由再度想起文博中心那句醒目的口号,“走过千年,依然泰兴”,以及今日所作《泰兴赋》中的联句,“广邀五湖海客,诚开四方门庭”。一为坚守,一为融汇。若有所思,更有所悟:襟江小城通大海,文运古邑城长兴。

到了城里,我常去星火路美食街。那里各色菜系扎堆。透过氤氲烟火,看得眼热、闻着心动的还是本土风味:刁铺羊肉、曲霞蟹黄汤包、宜堡小馄饨……当然最具网红气质的还是黄桥烧饼,当街挂了好几家招牌,讲述不衰的传奇。1940年,新四军挥师东进,在陈毅、粟裕带领下,在泰兴县城以东黄桥地区打响了以少胜多的黄桥战役,由此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。其时,当地百姓自发组织,日夜不歇赶制烧饼,车推肩挑送往前线。小小烧饼背后,是一段军民鱼水的情谊。星火路美食街上的黄桥烧饼店,多可服务学员接受技能培训,将泰兴美食传播到各地。

在美食街拐角处,我意外撞见了“宝平羊肉批发部”门市。我与主人老马在微信上结识,却从未谋面,后来终于得见庐山真面目。这位退伍军人返乡后接过父母的老行当,自主创业20年,起早贪黑从

我恋泰兴

汪向荣

在游子心中,能去的城市无数,可回的却只有一座,于我,则专指苏中平原上的家乡之城——泰兴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从泰兴曲霞镇考上苏北一所商校,假期来回,都在县城驻足。好几次投宿于南门姨奶奶家,耳闻了一些城里新鲜事,闲谈中更记住了民间唱词《泰兴十样景》:“泰兴城,好风光;十样景,听我唱。一鼓楼,二水关;三井头,四关厢……劝诸君,莫记忘。”“十样景”,每一样都有说道。比如“一鼓楼”,原为唐代尉迟恭所建瞭望台,后改为鼓楼,置鼓于上,故称“鼓楼”。“二水关”,为明嘉靖年间先后所建西水关和北水关。

这座枕江襟水,寓意“国泰民安,百业兴旺”的小城,历史上人才辈出。近现代以来,就走出了地质学家丁文江、文史大家朱东润、外交家曾涛、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等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人过中年,念乡心切,我依然常常回泰兴,且喜欢下榻闹市,以便四处看看。我惊喜地发现:建于21世纪的城市干道多以人名命名——文江路、东润路、曾涛路、根思路……路与人名合一,便是乡魂永远的皈依。与贤达同道,乡人的腰板平添了几分挺直。

到了城里,我常去星火路美食街。那里各色菜系扎堆。透过氤氲烟火,看得眼热、闻着心动的还是本土风味:刁铺羊肉、曲霞蟹黄汤包、宜堡小馄饨……当然最具网红气质的还是黄桥烧饼,当街挂了好几家招牌,讲述不衰的传奇。1940年,新四军挥师东进,在陈毅、粟裕带领下,在泰兴县城以东黄桥地区打响了以少胜多的黄桥战役,由此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。其时,当地百姓自发组织,日夜不歇赶制烧饼,车推肩挑送往前线。小小烧饼背后,是一段军民鱼水的情谊。星火路美食街上的黄桥烧饼店,多可服务学员接受技能培训,将泰兴美食传播到各地。

在美食街拐角处,我意外撞见了“宝平羊肉批发部”门市。我与主人老马在微信上结识,却从未谋面,后来终于得见庐山真面目。这位退伍军人返乡后接过父母的老行当,自主创业20年,起早贪黑从



我与一座城